

加拿大艺术家易柏霖： 石涛和黄宾虹启迪我要百折不挠地追求艺术

出生于德国、成长于意大利和加拿大，后求学于中国，十年时间完成了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等学业。艺术家易柏霖在去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典礼上，以外籍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发言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而今年的《会画少年的天空》节目中，作为外国面孔的他，选择了中国画的表达方式，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日前，他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独家专访，深入畅聊了自己对艺术的思考，他说，石涛和黄宾虹启迪我要百折不挠地追求艺术。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

■《MOMO XII 墨蘑之十二》

民国时期的一张图，点燃了我对中国及中文的兴趣

收藏周刊：最早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途径了解到中国艺术？当时对中国艺术的第一印象如何？

易柏霖：由于父母对文艺的热爱，从小就鼓励我读书，而家里丰富的书籍成为了我理解世界的窗口。记得最早接触到中国是八岁的时候，是通过一本比利时漫画书，埃尔热(Hergé, 1907年-1983年)的《蓝莲花》(法文:Le Lotus bleu, 首次出版于1936年)。《蓝莲花》第六页上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上海市街道的一张图，街道上挂着五花八门的，用繁体字写出来的横幅招牌。那张图点燃了我对中国及中文的兴趣，而看到《蓝莲花》里的汉字，心里就特别想学会这门语言，并能够到遥远的中国亲自去发现中国的文化和风俗。

收藏周刊：您了解中国艺术之前，是否已经有一点西方艺术的基础？

易柏霖：我的小学和中学分别是在意大利和加拿大度过。虽然课表上有了《造型艺术》(英文:plastic arts)这门课程，但其主要目标是启蒙学生对艺术的审美及创作能力，而不是对美术的基础训练。因而到中国开始学山水画之前，我的艺术基础主要不在于绘画实践上，而更加在于世界文学上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开始练书法时，我像一张白纸，吸收与适应速度较快。

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化时也有了新的发现

收藏周刊：在您看来，中国艺术是一门怎样的艺术？它哪些地方吸引您？您认为中西方艺术的差异如何？

易柏霖：自清末民初以来，该话题已经被讨论无数次。在这提出本人的看法不如提张大千先生1972年接受采访时所说：“……但是我对于别个国家的画…但相尊重不相思，我很尊重他们的可我没学过，但是就我一个人的理想，就是这普通一般的可以分这是东方的画这是西方的画，我想到了最高的境界啊，没有分别。所谓这个普通的分别是什么呢，风俗习惯不同用的工具不

同，所以画出的画不一样，这是西洋画这是中国画。我想最高的时候，用油画的方法一样可以画中国画，那么用毛笔用胶水、墨水一样可以画西洋画，所以我看到外国的画我们虽然没研究…我觉得他们出发点用意用心也是一样的，在我一个人的想法呐，不必要严格去分东西之分，到了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。”换言之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。面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的，但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。

收藏周刊：2012年，您先到广西艺术学院学习，后又到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，到中国之前和之后了解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
易柏霖：2022年6月份博士毕业我在中国正好读了十年的书。十年不断研究中国画，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最终看穿了面貌，通过探讨中西方的艺术与思想看到了人类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。另外，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化时，也有了新的一种发现。

因为无法让自己变小，我就在宣纸上将蘑菇放大

收藏周刊：我了解到，在您的中国画探索上，蘑菇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，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？我甚至看到，您在表达蘑菇题材的时候，借用了山水画的样式，在您看来，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？

易柏霖：《墨蘑的小世界》是我2020年4月份开始创作的一批水墨系列作品，主题为蘑菇，主要目标是探索当代水墨画中的形式语言。以蘑菇为题材的决定来自于我读书期间，对人与山水的关系的思考。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古往今来的人对山水的认识与感受有了巨大变化。虽然我们对世界各地地理面貌的了解越来越宽泛，但这个现象经常会带来两个影响。一，这种地理知识可以导致对造化感受的一种平常化，使我们失去像孩子般的好奇性和新鲜感。二，这种广阔的知识可以使我们忽视造化中千变万化的微妙细节。人类一直在不断探索海的深渊和太空的神秘，我们手机上几乎没有查询

不到的消息和知识。我们也逐渐失去孩童般的纯真，失去了一颗小蘑菇或一片雪花充满好奇心。蘑菇，是一种神奇的植物，具有五花八门的种类，色调、形状丰富多样。由于蘑菇生长速度快，也总出现在山村乡野间，给在乡下田间散步的人带来不少惊喜感。蘑菇也可以被形容为“低调”，因为生长隐蔽而不轻易被发现。虽然蘑菇本身样貌十分独特，又善于隐藏在自然中，尤其是森林里，与周围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。

蘑菇题材引发了我的思考：人们对宇宙的了解究竟有多大？随着全世界的城市化及交通科技的发展，现代人对自然到底了解多少？现代人们对海外国家的经济等状况了解不少，回到家却不知自己邻居的名字。上下班的忙碌，似乎已经完全忽视了门外的那几根草、几片叶。有的人渴望大山大河，而我认为能够在阳台上种几朵蘑菇就已心满意足。因为无法让自己变小，我就在宣纸上将蘑菇放大。我创作《墨蘑的小世界》系列的第一幅画是在新冠疫情居家期间创作出来的。那段隔离在家的日子，推动我将思想集中在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上。

收藏周刊：您了解到的中国古代画家有哪些？他们对您有怎样的影响？您目前在中国画的探索上，主要思考什么？未来您会在中国画探索方面，往哪些地方探索？对自己在中国画的探索上有怎样的期待？

易柏霖：在课堂上，海外学生与中国学生一样，对历代国画画家都得拥有全面的了解，但说起对我有影响的主要有两位，即石涛与黄宾虹。他们的艺术观提醒我一个艺术成就不在单纯地继承传统，也不存在于疯狂的临摹之中，而是通过本人百折不挠的追求而形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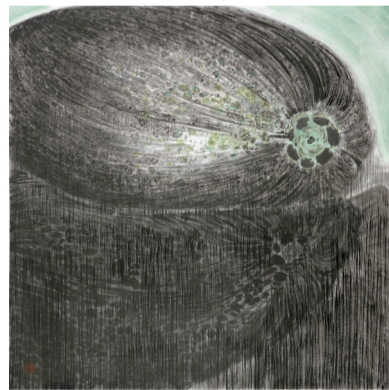
自2019年以来，我逐渐脱离了纯粹的具象绘画形式，并开始探索微观世界的表现方式，一边采用笔墨语言探讨自然世界的纹理及造化的原形，一边采纳中西绘画元素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。通过自己的创作，我想努力寻找新的视觉体验，并希望能够为观赏者提供一个可游、可居、可思的精神和梦幻空间。

人物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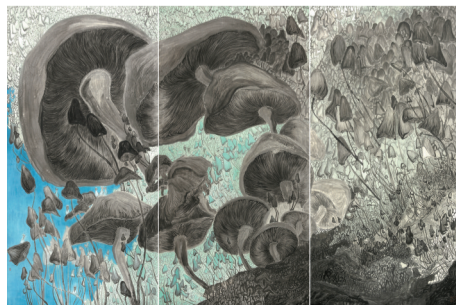


易柏霖

1987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市，成长于意大利和加拿大，来华已有十余年。2012年至2019年，本科与硕士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，专业为中国山水画。2019年至2022年博士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，师从张捷教授，专业为中国画山水理论研究与实践。



■《哈密瓜沉思录之一》



■《MOMO 墨蘑》